

巨人

欲望三部曲

西奥多·德莱塞 著 吴金根 刘克强 译



九洲图书出版社

《欲望三部曲》之二

巨人

[美]西奥多·德莱塞 著
吴金根 刘克强 译

九洲图书出版社
· 北京 ·

THEODORE DREISER /

The Titan

根据 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版本翻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巨人/(美)德莱塞(Dreiser, T.)著;吴金根,刘克强译,-北京:
九洲图书出版社,1999.1

(欲望三部曲;2)书名原文:The Titan

ISBN 7-80114-349-3

I. 巨… II. ①德…②吴…③刘…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N. I1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6460 号

巨 人

出版: 九洲图书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大街 6 号,北京市市委党校 2 号楼)

邮编:100044 电话:68366742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残阳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412 千字

印张: 16.625

版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书号: ISBN7-80114-349-3/I.74

定价: 20.00 元



↑ 安徽省津浦铁路线上的女护士们为游击队战士看药
↓ 安徽以北地区新四军猛风游击队军医李处长（右立）



目 录

第一章	崭新的城市	(1)
第二章	实地调查者	(6)
第三章	芝加哥之夜	(14)
第四章	彼得·拉弗林公司	(20)
第五章	妻子和儿女	(26)
第六章	家庭新皇后	(30)
第七章	芝加哥煤气	(38)
第八章	现在是战斗	(45)
第九章	追求成功	(52)
第十章	考 验	(64)
第十一章	大胆的成效	(72)
第十二章	新仆人	(80)
第十三章	木已成舟	(90)
第十四章	潜 流	(102)
第十五章	新 欢	(115)
第十六章	致命的插曲	(122)
第十七章	冲突之初	(132)
第十八章	冲 突	(136)
第十九章	“地狱没有冤魂”	(147)
第二十章	“人与超人”	(153)
第二十一章	隧道问题	(158)
第二十二章	市内铁路终于在握	(168)

第二十三章	报纸的力量·····	(176)
第二十四章	斯黛芬妮的到来·····	(188)
第二十五章	东方气派·····	(196)
第二十六章	爱情与战争·····	(202)
第二十七章	受蛊惑的金融家·····	(212)
第二十八章	斯黛芬妮的暴露·····	(219)
第二十九章	家庭争吵·····	(229)
第三十章	阻碍·····	(238)
第三十一章	不利的暴露·····	(245)
第三十二章	晚宴·····	(252)
第三十三章	林德先生的援救·····	(262)
第三十四章	霍斯麦·汉德的干预·····	(269)
第三十五章	政治协议·····	(277)
第三十六章	选举在即·····	(286)
第三十七章	艾琳的报复·····	(292)
第三十八章	暂时的失败·····	(303)
第三十九章	新政府·····	(313)
第四十章	路易斯维尔之旅·····	(322)
第四十一章	弗莱明夫人之女·····	(331)
第四十二章	监护人考坡伍德·····	(336)
第四十三章	火星·····	(344)
第四十四章	特许状到手·····	(354)
第四十五章	变动的范围·····	(360)
第四十六章	深度与高度·····	(368)
第四十七章	美国火柴·····	(376)
第四十八章	恐慌·····	(387)
第四十九章	奥林匹斯山·····	(398)
第五十章	纽约公馆·····	(411)

第五十一章	哈蒂·斯达尔的复活·····	(417)
第五十二章	幕 后·····	(429)
第五十三章	爱情宣言·····	(435)
第五十四章	仅缺五十年代特许状 ·····	(444)
第五十五章	考坡伍德与州长·····	(455)
第五十六章	贝丽莱西的磨难·····	(463)
第五十七章	艾琳的最后王牌·····	(471)
第五十八章	抢劫本州的强盗·····	(483)
第五十九章	资产与公共权利·····	(490)
第六十章	罗 网·····	(497)
第六十一章	突 变·····	(503)
第六十二章	补 偿·····	(518)
回 顾	·····	(521)

第一章

崭新的城市

弗兰克·阿尔杰农·考坡伍德走出了费城东区监狱，他知道他的青年时代结束了，他在这个城市的生活也结束了。他本来以为在年轻的时候可以在商业界大有作为的，但是现在他的希望已经化为了泡影，他的青春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必须从头再来。

杰伊·库克公司破产了，这个公司的破产引起了第二次金融恐慌，但考坡伍德却因为这次金融恐慌又发了财。考坡伍德重新得到的财富的确让他心里感到轻松了很多，这大概就是命运的安排。对于证券交易所，考坡伍德现在一想起来就头疼。不管怎么样，他再也不打算干这一行了，他打算干点别的，他想在市内铁路、地产交易或其它行业里闯一闯，反正西部有的是机会。考坡伍德觉得费城再也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了，虽然他重新获得了自由，又有了钱，可是费城的伪君子们却仍然认为他声名狼藉，而且费城的金融界和社交界人士也不再接受他了。现在考坡伍德必须自己寻找自己的路。以前的朋友们不会再来帮助他了，他们只会默默地站着，看着。于是，有一天考坡伍德上了火车，去寻找自己的路。他的情妇去火车站为他送行，她只有二十六岁，又年轻，又美丽。他看着她，目光很温柔，在他眼中，她是美的化身，是女性美的化身。

“再见了，亲爱的。”考坡伍德向她道别，脸上带着微笑。这时候，铃响了，火车快要出发了。“别难过，我们很快就会好起来的。我很想带着你一块儿走，但是，我现在自己还不知道去哪儿，又怎么能让你跟着我受苦呢？等过了两三个星期，我找到了好地方，就马

上回来找你，或者派人来接你过去，到时候我会离婚，然后马上跟你结婚。我们不会总这么倒霉的，只要有钱，一切都会顺利的！”

考坡伍德看着她，一对大眼睛显得又冷静又锐利，她用双手捧住了他的脸。

“哦，弗兰克！”她叫道，“你是我生活的全部！你不在身边，我会想死你的！”

“就两个星期！”考坡伍德微笑着，火车开始慢慢地移动了。“我会打电报给你或者回来找你的，乖乖地等着，宝贝。”

她看着考坡伍德慢慢地离去，目光中流露出无比的崇拜和爱慕。接着，她把泛红的金发往后一甩，给他一个飞吻，就迈着大步离去。她走起路来是那样的优美、婀娜和矫健，任何男人都会情不自禁地多看几眼。她很痴情，也很热情，很可爱，同时她又很有女人味儿，家里的人都把她看成是掌上明珠。像她这样的人儿，哪个男人会不喜欢呢？

“这就是她——这就是那个巴特勒姑娘！”一个铁路职员向另一个职员说道。“天哪！她真是男人心中最理想的女人！”

这是发自内心的赞叹，是对健康和美丽的热烈倾慕。健康和美丽正是人们所向往和追求的。

匹兹堡以西的地方，考坡伍德以前从来没有去过，虽然他在做生意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但是那只是在费城。费城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城市，有很多的帮派，而且帮派之间的划分也非常的严密。费城不仅在美国社交生活上领导着潮流，而且在商业生活上也一直是走在前头的；另外，费城在历史上享有重要的地位，而且积累了大量的财富。现在费城的人们生活很富裕，很豪华，也很体面，甚至他们的品味和爱好都是超人一等的；费城的人们为他们居住的城市感到非常的自豪，也很傲气。然而，考坡伍德却几乎征服了整个费城，他的影响差不多波及到了费城的每个领域。实际上，上流社会曾经接受了他，而正当他春风得意的时候，灾难降临到了他的

身上。现在，他虽然是一个百万富翁，但是别人却瞧不起他，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一个曾经坐过牢的人。“等着瞧吧！捷足先登，我会爬上去的！胜利是属于强者的！”考坡伍德不断地勉励自己，他要看看上流社会究竟能不能把他踩在脚下。

考坡伍德坐的车厢是普尔门式卧车，在那个时候，这种车厢算是很豪华的。车厢里面的装饰非常讲究，有丝绒，也有折光玻璃。车厢里的设备并不是很方便，但是华丽的装饰却弥补了不方便的地方。在舒适的卧车里，考坡伍德想到了芝加哥。

火车出发后的第二个早晨，考坡伍德看见了芝加哥。芝加哥是一个草原都市，在这个城市的远郊，有一些村落，村落不多，看上去星星零零的，考坡伍德最先看到的就是这些村落。火车沿着铁轨飞速地行驶着，火车两侧的铁轨越来越多，火车两侧的电线杆上，横架也越来越多，横架上架着很多电线。往远处看，可以看见一些工棚，工棚稀稀落落地分散着，看上去都孤零零的。这是一些冒险者的家园，他们希望将来城市扩建后，能得到一些好处。当然，好处可能不会太多，但是他们肯定能得到。

地很平，平得像桌面一样。地上仍然长着野草，野草在清晨的微风里轻轻地摇动。这些野草是去年春天长出来的，现在慢慢地在枯萎，所以是褐色的。野草下面透出了新的绿意，预示着新一年的春天即将来临。遥远的芝加哥城笼罩在一层透明的大气中，看起来就好像是琥珀里的一只苍蝇，朦朦胧胧的，给人一种美感，这种感觉通常是艺术家所特有的。对于考坡伍德来说，这种感觉虽然很微妙，但是也深深地触动了他的心，他是一个爱好艺术的人，而且很想做一个艺术鉴赏家。考坡伍德在费城曾经珍藏过很多艺术品，但是后来他又失去了它们，这些艺术品曾经给他带来快乐，但是也曾经让他感到伤心。正因为他受过艺术的熏陶，他对每一处赏心悦目的自然景色几乎都十分欣赏。

车轨越来越多，它们并排着，距离很近。成百上千的货车在这

儿汇集，它们来自全国各地，色彩缤纷，红、黄、蓝、绿、白，应有尽有。据考坡伍德所知，芝加哥已经成为三十条铁路的枢纽。路旁有楼房，楼房都只有一、两层高，看起来又矮又小；楼房都是用新的木料建造的，但是大多数还没上漆就已经被烟熏黑，有的看上去很脏。铁路和街道交叉的地方，停着各种马车——有市内有轨马车，有四轮篷车，还有车轮粘满污泥的二轮马车，它们都在等待客人的光顾。街道挺平坦，但是路面还没有铺好，人行道起伏不平，可是这种起伏又显得很有规则：先是台阶，接着是楼房前面的平台，再接着就是长长的木板，平铺在烂泥地上，台阶，平台，木板，……就这样不断地重复着。接着看到的是小芝加哥河的一条支流，河很不干净，但是却有一种不可一世的气势；河里有许多拖轮，咄咄地响个不停；河水又黑又脏，油汪汪的。河岸上竖立着又高又大的粮仓，有红色的，有褐色的，也有绿色的；除了粮仓，河岸上还有黑色的煤库和黄褐色的木厂。多么奇异的城市！

就这么匆匆地看了几眼，考坡伍德马上就看出了苗头：芝加哥蕴藏着无穷的生机和潜力！这个城市虽然还没有成型，但是它很有发展前途，就连空气都透着一股劲儿，让他打心眼里喜欢。他觉着这儿和费城就是不一样，很不一样。可是为什么呢？费城也是个热闹的城市啊，有一阵子他觉得费城好极了，简直是个花花世界。但是这里，从外表上看虽然比费城差得多，可是实际上，他觉得就是比费城好，这儿更有活力！更有希望！

这时火车停住了，因为铁路桥被吊了起来，六条装着粮食、载着木材的大船要在这儿通过。考坡伍德看到了河岸上的两座煤库和一个木场，煤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木场的围墙紧靠着水边，木场边上，有一群爱尔兰脚夫，这会儿正好闲着；这些脚夫个个都有一身栗褐色的皮肤，穿着蓝色的和红色的衬衫，腰上束着结实的皮带，嘴里衔着短烟斗，他们看上去全都精壮强干，能吃苦耐劳。看着他们，考坡伍德心里就觉着舒坦。为什么会这样？他心里问道。这

个新开辟的城市，虽然有点脏，但是又很自然地展现出一幅幅动人的画面，给人以美的启示。芝加哥朝气蓬勃，气象万千，就像一首好歌那么动人。

“也许最好不去西北，”考坡伍德心里想，不过这个问题他想以后再决定。

考坡伍德随身带着几封介绍信，要交给芝加哥的几个重要人物，这会儿他想把信送去，他希望和几位银行家、粮商和经纪人谈谈。对于芝加哥的证券交易所，他是很感兴趣的，因为这种生意虽然复杂，但是他却非常了解，而且一些巨额的粮食交易也都是在证券交易所里做的。

火车隆隆地越过一座座破旧的楼房，最后开进了一长串月台。月台全是些棚子，除了破烂的顶篷，别的什么都没有。月台上到处是来去匆匆和风尘仆仆的旅客，夹杂着吱吱作响的行李车，月台旁边还有喷着气的火车头。考坡伍德下了火车，挤出人群，来到了运河街，那儿有很多马车在等待顾客，马车都非常有都市派头。考坡伍德决定先在大太平洋饭店住下，那是芝加哥最大、最适于交际应酬的地方，于是他叫了一辆马车，向饭店赶去。一路上，考坡伍德用艺术的眼光研究了这些街道，就好像研究一幅幅画：街上到处行驶着小小的市内有轨马车，黄、蓝、绿、白、褐，颜色各不相同；拉马车的马看上去都瘦的皮包骨头，脖子上吊着铃儿，叮当作响，它们都显得很疲劳；马车都是用很薄的木料搭成，一些用来引火的木料罢了，只是考究地刷上了光漆，安上了一块块擦光的黄铜和玻璃；如果城市发展起来，这些车子将预示着巨大的财富。看着这些马车，考坡伍德心里就一阵冲动，他好像天生就有一种驾御的欲望。一想到马车夫们驾御马的情景和他们丰富多采的生活，他心里就有说不出的喜爱，即使是证券经纪、证券组织和金融也无法带给他这种喜爱。

第二章

实地调查者

芝加哥，这个生机勃勃的城市，就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代表着蓬勃向上的美国。它虽然外表粗野，但它就像一个诗人，一个巨人，它简直就是美国的彭斯。它仿佛是一个穿着破烂的国王，却蕴藏着凯撒的智慧和灵魂；它像是一个浪迹天涯的歌手，却唱着英雄的史诗，唱出了伟大事迹和雄心壮志，表现出欧里庇德斯的非凡天赋。芝加哥是美国的雅典！是美国的罗马！是年轻的巴比伦！是年轻的特洛伊！是年轻的尼尼微！

很多人满怀希望，纷纷涌到了芝加哥。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有东部的，有西部的，有农村的，有城市的，有的来自纽约，有的来自佛蒙特，有的来自新罕布什尔，有的来自缅因。这些人热切、耐心、坚决，可是却连一点教养也没有。他们渴望着某种东西，然而当他们得到了它，却不知道它有什么意义；他们极想成为伟大的人，却从来不知道怎样才能伟大。还有的人来自南部，那是些丧失了遗产的、爱梦想的绅士们：他们有的是耶鲁、哈佛、普林斯顿等大学的大学生，满怀希望；有的是加利福尼亚和落基山的矿工，有公民权，手里还拿着成袋的金银。另外，还有一些是外国人：匈牙利人、波兰人、瑞典人、德国人或俄国人，他们不懂英语，看上去满脸迷惑。他们都害怕和别国的人住在一起，都寻觅着本国人的侨居区。所有来到芝加哥的人都满怀憧憬，要在这泥淖里建立起一个光荣的帝国。

芝加哥有黑人、妓女、骗子、赌徒，还有杰出而浪漫的冒险家。这个城市挤满了来自全国各个城镇的流氓坏蛋，只有少数是本地

人。芝加哥的妓院灯红酒绿，酒吧里五弦琴、绥冉琴、瓢琴叮叮咚咚，所有当代的梦想家和人面兽心的人仿佛都聚拢来享受这个西部都市生活中新的奇迹。

考坡伍德也从费城来到了芝加哥，他的命运也将和芝加哥的发展休戚相关。

芝加哥，美国西部的佛罗伦萨，它的桂冠将会落在谁的头上呢？

到芝加哥后，考坡伍德就去找湖市国民银行行长，这是他头一位要见的芝加哥要人。

湖市国民银行是芝加哥最大的金融机构，它的存款多达一千四百余万元，它的行址设在邦迪街，刚好是在蒙罗街的街口，离他住的饭店只隔了一两条马路。考坡伍德刚走进行长私人会客室，银行行长犹大·爱迪生先生就注意到了。行长办公室的玻璃窗安置得很巧妙，他在别人还没有看见他之前，一伸脖子就可以看到所有走进接待室的人。“那个人是谁？你们快去问问。”行长吩咐手下，考坡伍德的脸色和气派打动了爱迪生。虽然作为一个三十六岁的人，考坡伍德显得太胖了，但是他生来就具有一副从容的姿态和大方的气派，又加上他同银行界、企业家有过长期的来往，就更显得气宇轩昂了。他很和蔼，很沉着，也很机敏。他的眼睛就像纽芬兰狗或柯利狗的眼睛，敏锐而又天真可爱。这是一双奇异的眼睛，有时像春风一样温和，善解人意；但是有时却像闪电一样，冷酷无情。它们虽然叫人琢磨不透，但是对于各种各样的男男女女却都一样富有着诱惑力。

爱迪生行长的秘书听了吩咐后就去询问，不一会儿，她回来了，手里拿着考坡伍德的介绍信，考坡伍德也立刻跟着走过来。爱迪生先生本能地站了起来——这在他是一件不常有的事情。“很高兴见到你，考坡伍德先生。”他客气地说道，“我刚才就看见你走进来了，我在这儿守着窗口，可以洞察一切。来，请坐，你要吃苹果

吗？”他打开了左边的抽屉，拿出几个光亮亮的红苹果来，伸手递了一个过去。“我每天上午这个时候，总是要吃一个苹果的。”

“谢谢，我不吃。”考坡伍德显得很愉快，他一面答话，一面估摸着主人的性情和智力。“我从来不吃零食，不过我很感谢你的好意。我是刚好路过芝加哥，我想与其以后把这封信送给你，还不如现在赶巧，也许你可以从投资的角度给我介绍一点芝加哥的情况。”

爱迪生一面嚼着苹果，一面打量着考坡伍德。爱迪生是个矮个子，长的挺胖，脸色血红，灰褐色的连鬓胡子一直长到耳边，灰色的眼睛冷酷、明亮，闪烁不定。他是一个骄傲、快乐、自满的人，他对人往往一见倾心或顿起恶感，他认为自己看人看得很准，并且因此而自豪。爱迪生马上就被考坡伍德吸引住了，这并不是由于德列克塞的信上说考坡伍德是个“无疑的理财天才”，让他住在芝加哥将会有好处，而是由于他那双充满神奇的眼睛，保守的爱迪生在考坡伍德面前显得有些愚蠢。考坡伍德却比爱迪生高明多了，他看上去始终很含蓄，又显得十分亲切，这一点打动了他的这位金融界同行。两个人都有点不可思议，各有千秋，但比较起来这位费城人更加难以琢磨。爱迪生是一个教友，一个模范的公民，他所代表的观点是考坡伍德所绝对不能接受的。两个人都是冷酷无情，贪图享乐的人，但是爱迪生比较软弱，因为他天性胆小，非常害怕生活中会出现什么风波，而考坡伍德却什么都不怕。爱迪生在外表上赞成那套无聊的社会常规，尽管他不愿意，他却用心良苦地给慈善事业捐款；虽然他已经很讨厌妻子，但是他却假装非常地爱她，私下里又去寻欢作乐。而考坡伍德却什么都不赞成，除了对亲信的人以外，他轻易是不肯说心里话的，而他的亲信必须在精神上受他控制，并且由他任意支配。

“好吧，让我来告诉你，考坡伍德先生，”爱迪生回答道。“我们芝加哥的人把自己都想得很好，有时候我们不敢把自己的意思全部说出来，因为这样显得有点狂妄。我们就像家庭里最小的儿子一

样,知道自己想做的一切都可以办到,但是不愿这样做,至少暂时还不愿。你能看出这是个正在成长的孩子在打扮自己吗?我们现在还没有打扮得那么漂亮,但是我们绝对有把握将来肯定会弄得很漂亮的。我们的裤子、鞋、上衣和帽子每过六个月就显得太小了,因此我们看上去并不很时髦,但是在服装里面却有着强大的、结实的肌肉和骨头。考坡伍德先生,只要你自己去看一看,你就会明白这一点。看了以后,你就不大会那么注重服装了。”

爱迪生先生圆圆的眼睛眯了一下,坦率而冷酷,他的声音很生硬,又有点刺耳。考坡伍德可以看出,爱迪生是由衷地热爱他所生活的城市,芝加哥就像是他最倾心的情人。过了一会,爱迪生的嘴角开始放松了,他微笑道:“只要是我知道的,我都很乐意告诉你,还有许多有趣的事情呢。”

考坡伍德也满脸笑容地看着爱迪生,目光中流露出一种鼓励,他询问了各行各业的情况。芝加哥和费城的气氛有些不同,这里比较活泼,比较爽气。西部的人有一种独特的脾气,那就是喜欢唠唠叨叨地夸张本地的优点,考坡伍德自己虽然不愿意唠唠叨叨,但他却喜欢这种脾气,认为这是生活的一个方面。这对于他自己的前途是有利的,他有一段坐牢的历史要消除,还有一个妻子和两个孩子得摆脱掉,至少在法律的意义得上得摆脱掉,当然他在经济上会尽做父亲的义务。对于流行的习俗,考坡伍德是不闻不问的,也是不肯接受的。所有这些和他的狂放不羁的个性都需要别人饶恕,而只有西部人这种大大咧咧的、热情豪放的脾性才是他所需要的。“我行我素”是考坡伍德的信条,但是要做到这点,他就必须减少别人对他的成见,并支配他们的思想。考坡伍德觉得自己虽然还不能支配爱迪生,但是可以和他培养出一种深厚的友谊,这对他自己是很有好处的。

“芝加哥给我的印象好极了,爱迪生先生。”过了一会,考坡伍德说道,不过他自己知道这不全是真的,这个城市到处搭着架子盖

房，到处挖得坑坑洼洼的。他最后究竟能不能够在这儿住下，他自己心里也没底。“我乘火车到这儿，只看见城市的一部分，我喜欢那种蓬勃的气氛。我相信芝加哥是有前途的。”

“我猜你是经过威恩堡来的吧？”爱迪生高傲的问道。“你看见的是本市最坏的一段。我带你去看看几处好的地方。顺便问一下，你住在哪儿？”

“大太平洋。”

“你要在这儿住多久呢？”

“不过一两天。”

“让我想想。”爱迪生先生掏出表来。“你不妨会一会我们的几个主要人物，在联合会俱乐部里有个小餐室，本市的要人常常顺道去那儿坐。如果你愿意，下午一点钟我陪你去那儿，我们肯定能碰到几位律师、实业家和法官。”

“好极了！在这段时间里，我还要去会一两个人，”考坡伍德站起来，看了看自己的表，“我会找到联合会俱乐部的。请问阿尼耳公司在什么地方？”

阿尼耳公司是专营牛肉罐头的大批发商，也是湖市国民银行的最大储户之一。考坡伍德一提到这个公司，爱迪生就流露出赞许的神情，也有点激动：这个小伙子，至少比他小八岁，但言谈举止俨然是一位金融巨头。

联合会俱乐部的餐室是个雅座，用黑胡桃木建成，精雕细镂的，看上去很别致；墙上挂着一些芝加哥前辈的肖像，窗户安着彩色的玻璃，以示风雅。在这儿，考坡伍德和阿尼耳以及证券交易所的一位理事共进了午餐，证券交易所的理事在谈话中显得非常精明，而阿尼耳则是个体格魁伟、生性保守、又敢做敢为的人。和他们谈完后，考坡伍德又认识了一帮人，他们都聚在餐室的餐桌旁，年纪从三十五岁到六十五岁不等，身材有高有矮，有胖有瘦，皮肤有白有黑，眼睛和嘴巴也是各式各样：有的像老虎、山猫和熊，有的像